

武陵探秋深

「武陵探秋深，君願同行否？」

這是在明信片，上以鉛筆簡單畫上及筆，山巒、小徑，飛鳥落下，郵寄給當時正在臺北攻讀碩士學位，和四位臺灣工業技術學院學生合租在永和的風城理工男，那是民國六十八年時候，我方才大學畢業，幸運留在母系擔任助教一職。

九月開學後小我一屆，已屆臨大四的學妹，這班有大大和小小兩位身高相差較大的好麻吉，其實她們一班都是好姊妹，她們有十來位同學正規劃，十月二十五國慶日之後前進一趟武陵尋訪煙聲瀑布的活動。

那年代每逢十月來臨，都會有「光輝十月」標語出現，於我而言是秋涼時節。學妹們規劃好農曆九月初七、初八，國曆是十月二十七、二十八兩日，正好是星期六日，學妹們沒課，我則請了週六上午半天假，隨著學妹與幾位他校男同學，一起武陵尋幽訪勝去。

學生時代如此的交流活動，必定有一位嫻熟行程的領隊，從掌握往返車班，及住宿接洽安排與餐食準備，甚至還有餘興節目的規劃，都要無縫銜接且進行流暢。總之一趟交流也能觀察出主導者運籌帷幄的組織分工能力，從而看到完美無瑕的行程、愉悅的感受以及滿足的收穫。

那是眾人皆青春的時候，艷陽普照的光輝十月，一行人在公路客車抵達武陵後，拉著長長一條人龍，緩緩走在塵土輕揚的山徑，遠處是山近處是樹是草是不知名的花，風聲、同伴交談聲，和著男同學準備的手提收錄音機播放的音樂聲。秋光美麗為每一位青春少年妝點了年輕活力，時而隨著收音機播放的歌曲引吭高歌，時而因著彼此口說的趣味而笑聲喧闐。

當眾人正陶醉在這專屬年輕人的福利時，收音機正進行的節目中斷了，隨即插播了一則聽來不真實，彷彿外太空撞擊而來隕石敲震了什麼。收音機裡傳出播報員嚴肅嗓音，不知是為中斷節目而嚴肅，還是為所插播的這一則消息？

插播的新聞是「韓國總統朴正熙昨晚（十月二十六日）遇刺身亡。」

乍聽到這則新聞插播，原是朗朗乾坤下歡樂青春結伴山中行，突然之間眾人笑語凝結，步伐遲滯。雖然韓國是東北亞的國家，雖然兩國國情不同，雖然與我們島嶼之國未有接壤之誼，但同是反共的政治體制，兩國之間向有好感，從廣播中聽到這令人震撼的新聞，行進中尋幽訪勝的隊伍不知不覺中步伐凝滯了許多。先前還引吭高歌的同學，忽然就鎖住了聲帶，一臉驚異表情慎重；前頭幾人的談笑風聲，突的風止住了笑意，彼此面面相覷不知究竟；掌握手提收錄音機的這一位，恍然間似乎握到的是燙手山芋，甩前擺後的掙脫不開惡訊。

有那麼一段時間拉長的隊伍逐漸靠攏，形成了一個緊密堡壘，無聲宣示我們是一體的，同遊同行的旅伴安全需要彼此照應，在那個反共氛圍清晰的年代，所有事都不容我們有一點點疏忽。猶記得當時學妹們與他校男同學開誠布公商量了一些時，那是慎重其事那是瞻前顧後那是學習承擔，最後一致決定繼續朝前探訪深秋武陵，聽聽山谷中煙聲瀑布如何煙聲了。

當時眾人皆少年青春，但思慮皆屬成熟穩健，人生諸事本就無常隱身日常，小心謹慎勿輕慢是不二法門。

畢竟是年輕，畢竟韓國非我國，很快地一隊二十來人的人馬，又是向著艷陽迎著風聲追著白雲往山的更深處而去。午餐是在路途上食用自備的簡單輕食，那是凡事簡單自然快速健康飲食為訴求的時代。山徑旁風聲響鳥語花香裡，彼此分享自己背包裡的食物，零食、餅乾和水果，以我所有令他人歡喜，自己內心也快樂滿溢，得到他人分享之物，也欣然咀嚼得之於人之物的芳香甘甜。仰頭禁不住讚美秋光美好，學妹們靈巧，他校男同學穩健，因之成就了雙十年華裡我的武陵初體驗。

時至今日，四十幾年前經濟起飛之前的民國六零年代尾聲，武陵保有山林最初的恬靜之美，包含一路奔赴的山路，當夜投宿的武陵活動中心，質樸無華簡潔明朗。武陵活動中心木造建築，大通鋪一個挨著一個夜寢，排排躺沒有多餘擾人無聊的隱私講究，夜裡山中靜無人聲，唯有山的聲音風的氣息，以及冷得教人直打哆嗦的寒意。所有心思只置心一處，趕緊沉沉睡去後就會不知冷為何物，就會聽不見窗外推著風急急敲窗的眾多山中精靈的探問，更不會在他人的鼾聲中為人數息了。

那一夜如何入睡了，當時不知，數十年後的現在更難回溯，寒冷中睡去，次晨又在冷寒中醒轉。唯一記憶深刻的，直到此時仍無能忘記，便是第二天早晨於室外盥洗台前扭開水龍頭時，那冷寒差一點凍僵了十指，更是直逼入五臟六腑，刷了牙洗了臉整個人冷得如硬石般，幸好早餐的熱饅頭、熱稀飯和熱豆漿解救了心脾與胃腸，暖和了四肢和神經，養足了精神及體力，這才能更往山裡去，去拜訪秋天的煙聲瀑布。

早上空氣冷冽，越往山中行感受越深刻，與前一天從臺中出發的情形完全不能相提並論，但年輕便是應如此體驗生活、探索環境，同時健走運動強身，對比現代年輕人的自我鍛鍊，選項不同場地不同感受也大不相同。

多年後每想起當年的武陵探秋深，心中滿滿感謝，感謝今生和靜宜學妹們親如家人的因緣，和玉齡這一班在純樸美好的年代裡有過最天然純真的交流，不虛偽的風花雪月。

題在山壁上的「煙聲瀑布」四字，唯有當年攝下的舊照片猶可見到，因為經過時間堆疊，政策異變，經營改革之後，瀑布名稱也做了更動，詩情畫意的煙聲消聲匿跡，改以寫實真切的桃山現身面世。

之後有一年，後我們一家跟隨環保媽媽服務隊行向武陵，青春年華未能同行的風城理工男，成了親眷後終於一起同行，因緣真由不得人們自己做主。如詩如畫之境我倆未能有緣同訪，直到攜兒帶女時，一家人才與諸多有心環保的朋友們同行，是他與我畢竟緣寫在真實人間的生活裡，此緣最最結實啊！

多少年過去了，青春年歲寫下的記憶是一抹拂不去的美麗繪頁，我們以年紀當畫筆，在人生畫冊上揮灑了清麗亮彩，經過歲月洗滌經過塵世飛灰，依然清新

脫俗，不曾湮滅。從我眼中望去腦海裡仍舊翻飛舊時風情，那兩日週末假期，獻給隱身雪山山脈間狹長山谷，穿流著大甲溪上游與七家灣溪，說是深山老林也不為過，佔地七百二十七公頃，原是國軍退除役官農墾處的武陵墾區，後來才更名為武陵農場，由退輔會和林務局分別經營，這之後經營得有聲有色，春天花季，夏日果香，秋迎紅楓，冬雪漫漫，怎不令人著迷？引得島民為她四季癡迷，追花追果追風追雪。

年少時候清純天真，風景亦還我真純天然，那時沒有今日的為賞櫻而塞爆路途窘境，賞花成了酷刑，真不知該如何說。

相同的，識得國寶魚櫻花鉤吻鮭，已是走入婚姻，有了一雙兒女之後。環保意識經由有心婦女朋友推廣，因緣際會有了連結才增廣了見聞。帶著孩子與當時的環保媽媽服務隊走過許多地方，唯一一次全家都參與的便是武陵二日遊。

前後相隔十八年，第一次的武陵之行是秋日，同行夥伴皆是單身青春正盛的男學生女學生，十八年後再啟武陵之門，則是春日將歇，夥伴皆以家庭為單位，努力推廣環意識的朋友攜家帶眷，大家一起共襄盛舉。此時的武陵農場已然經過開發，食宿都是飯店等級，再不是二十初頭年歲的夜宿木床大通鋪，早餐豆漿饅頭的清簡型態了。

島內的山川風景因時而異，實在是國家發展快速，經濟躍進的幅度出人意表，因而不同於以往的天然景象。十八年足令新生小娃娃長大成人，何況地景地貌地物的改變異動，若經過人工開發並不需要耗費這麼長的時間。

再訪武陵，在春日方歇之時，滿山的綠、清澈的水。青春正盛來此之時，尚未聽聞櫻花鉤吻鮭，十八年兒女同行已是國寶魚復育成功，七家灣溪櫻花鉤吻鮭的小魚蹤，引得大人小孩無不熱切追著。

時間，足令所有事物改頭換面。